

集邮写作 四十年

林霏开 著
学林出版社



林霏开

JYCOUXIEZUO40NIAN

集邮写作四十年

林霏开

学林出版社

集邮写作四十年

作 者 林霏开

责任编辑 雷群明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9008 转 邮编:2002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出版社发行部

上海市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邮编:200010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六厂

开 本 787×1092 1/24

印 张 7

字 数 14 万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500

ISBN7-80616-377-8/I·185

定 价 12.00 元

序 言

1997年8月22日,作为电脑时代的落伍者,我开始用电脑写作。我的老师之一是我的儿子。20世纪末有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特点:过去,一般地说,老子总比儿子高明;现在在千千万万家庭里,关于电脑乃至一般电器的问题,老子却要向儿子请教。我先写了一篇评述“寿山石雕”邮票的文章,不懂怎样“存入”,尚未打印,就被消掉了。下午重起炉灶,再写一遍,竟得一篇不一样的文章。直到第二天,请机关电脑中心的专家教过,才掌握了存盘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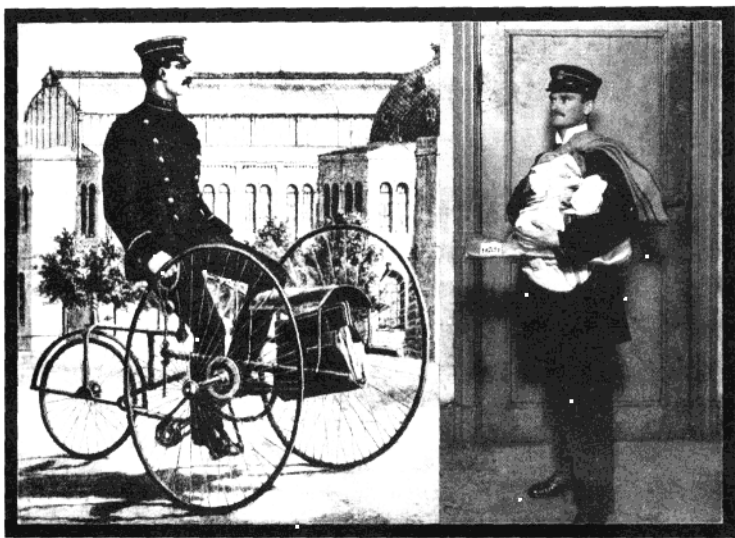
既要练习电脑,就得随手打点东西。不查资料,最方便的是写回忆录。姜治方写过《集邮与我的生活道路》。他是大集邮家,经历丰富,小时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常到毛泽东的书房里去讨邮票;成年后又遍历欧洲,与外国集邮家、邮商广泛交往。自从姜治方和台湾的柳无忌写了个人的集邮回忆录以后,别人难以望其项背,敢于提笔者也有,但不很多。我之集邮,无家学渊源,也无财源,完全是兴之所至,随遇而安。因为从事的是新闻文化工作,免不了写些集邮文章,一晃竟写了四十多年。人生易老天难老,敝帚自珍,不禁想把积累起来的体会,写一本《集邮与我的写作道路》。原想套用姜治方先生的命题方法,后来几经考虑,决定用现在的书名:《集邮写作四十年》。

1996年,上海集邮家周正谊先生和上海东方集邮公司总经理牛忠梁先生,商议举办“林霏开集邮写作四十年研讨会”。起因是学林出版社要举行我的第



邮票日

(奥地利·1950)



1923 年的邮递员,明信片(瑞典)

八本书《徜徉集邮街》的首发式。此事又惊动了上海市集邮协会。最后,由上海市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杨浦区集邮协会、学林出版社联合出面,在市政协举办了这次研讨会。学林出版社的社长雷群明先生,是一位思想开拓、精通业务的出版家,两度亲自担任我集邮著作的责任编辑。研讨会上,他和《上海集邮》杂志编辑部主任丁临渊作了重点发言。集邮家唐无忌、刘广实、邵林、黄明心以及杨浦区的许多集邮者、读者纷纷发表高见。研讨之认真,学术态度之严谨,气氛之融洽,使到会采访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记者们深受感动。在常人眼里,集邮本来只是业余玩玩的,没想到还能开出如此隆重、言之有物的研讨会。到会的朋友



HOMMAGE A JEAN EFFEL.

François Lecomte, dit Jean Effel, est né à Paris en 1909. Dessinateur, il se fait apprécier dès 1934 par ses caricatures d'un humour poétique, en abondant escarot, fleurs et angéisme.
 Outre quelques récits satiriques comme *La colonie de la Ruche* en 1936, *Amis sans affectés* en 1945, il a publié des albums inspirés par sa mythologie familiale: le petit ange, la vie naïve d'Adam et Eve, la création du monde, illustre l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 s'est fait exécuter une multitude de dessins publicitaires et de caricatures politiques. Il meurt le 16 octobre 1983.



100% 0.000000

N° 542

漫画邮票《玛丽亚娜的信》特制贴页(法国·1983)

一个个与我热烈握手，口口声声说：“不容易啊！业余写作四十年！八本书，得那么多奖！”那天，出于对朋友们的尊重，我是西装笔挺，我的亲人也穿上漂亮的节日盛装。别看集邮活动只是余兴，却寄托着当事者浓郁的感情，我们怎么能等闲视之呢！

那天我想起了商埠票专家史济宏，他在北京得了全国集邮联的大奖杯后，在台上兴奋地说：“今天我真比结婚的日子还高兴！”集邮就是这样叫人着迷。我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摇了几十年的笔杆子；而集邮文章完全是出于兴趣写的，业余有成，生命似乎产生了第二次价值。开会期间，我也产生了史先生式的微醺之感。

在即将跨进 21 世纪之时，中国的集邮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也许因为我写了四十多年的集邮文章，小有影响，不时收到读者、编者的来信，希望我多写。特别在提倡“集邮文化”的气氛下，大家想了解关于集邮研究和写作的知识与掌故。在这种情况下，恰逢电脑练习，我就毫不犹豫地“落笔”，诞生了这本《集邮写作四十年》。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篇文章.....	1
“欣赏随笔”.....	6
一个爱集邮的年轻人	12
继续回忆初期的集邮生活	16
“文化人物”专题	20
“考古”专题	28
到处投稿,教训多多.....	35
第一本书:《集邮与欣赏》.....	39
第二本书:《集邮长知识》.....	46
林霏开集邮趣味展览	53
转轨:主攻小型张!	61
第三本书:《世界邮票小型张》.....	67
林霏开珍藏 1000 种外国小型张展览.....	74
抢救史料,拜访老人.....	80
第四本书:《集邮乐趣集》.....	85
第五本书:《邮趣——林霏开集邮漫笔》.....	92
第六本书:《世界邮票精品图录》.....	97

第七本书:《邮海掇英》	103
第八本书:《徜徉集邮街》	108
专家和读者的看法	113
袁宏道·乾隆皇帝·茨威格	118
访问台湾,以邮会友	121
第九、第十本书	127
市场热气腾腾,传媒纷纷上马	135
筹备第三次个人邮展	140
有福气,好开心!(代跋)	155

第一篇文章

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才七行半字。在他个人的记忆中，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七行半。我在中学生年代，也发表过一些小文章，而集邮文章的第一次面世，是在1956年的第5期《集邮》杂志上。《集邮》创刊于1955年，月刊，到那时总共出了17期。一期才18页，薄薄的一本，封面封底彩印。那时的编辑风气很正，对于我这个远离首都千里之外的中学生的投稿，照样十分重视。文章发在第3页（实际上是第1页，因为封面封二被计为前两页）下端，转接第4页。题为《马克思逝世70周年纪念邮票》，署的是我的真名：李德铭。文中附了一枚35芬尼邮票的铜图，而在封底则彩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纪念马克思的两枚小全张。今天看来，这两枚小全张也是挺名贵的；记得当时，它在中国集邮公司门市部有售。

几十年前的《集邮》杂志，现在很难看到了，我想把这篇短文，抄录在此。文章固然简单，也多少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我国集邮事业初创时期的气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3年发行的“马克思逝世70周年纪念”邮票和小型张，生动、集中地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首要作用及其学说的发展。

马克思的一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面值35芬尼邮票上的图案是名画《讲演时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通过第一国际的组织和著作，指导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时，他也通过讲演，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关系，把真理传播给



《集邮》杂志 1956 年第 5 期封面



纪念卡尔·马克思(德国·1953)

人们。

20 芬尼邮票上呈现出马克思的鲜明形象。他雄辩地提问：工人阶级付出了最大的劳动力，究竟为什么会贫穷痛苦？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秘密！——马克思得出了结论。剥削者占有生产资料，他们窃取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要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就必须夺取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

48 芬尼的邮票，刻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平凡的友谊，他们经常为了研究革命的策略等问题进行激动的会谈直至深夜。所以列宁曾说：“古代传说中有许多非常动人的友谊



纪念卡尔·马克思(德国·1953)

故事。欧洲无产阶级能够这样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兼战士创造成的,这两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10 芬尼邮票上印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它是 1847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的纲领,它发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83 年 3 月 14 日马克思逝世了,可是他的学说是永垂不朽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的学说,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2 和 6 芬尼的

邮票上我们看到：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在工人阶级所有的雄伟工业建设上空，红旗高高地飘扬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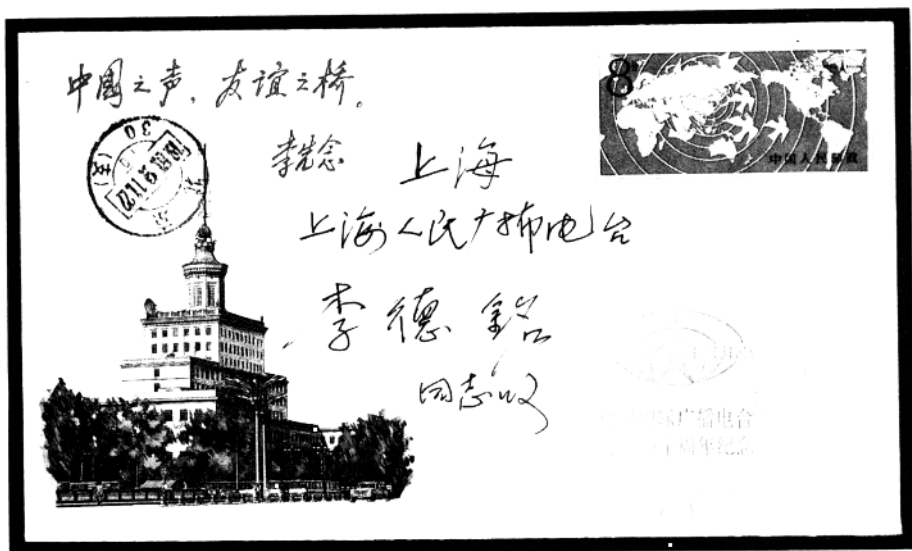
请看 16 和 60 芬尼的邮票象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浩浩荡荡地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抄完了这篇文章，自己觉得非常有趣，当时怎么那样“正统”。其实，那时的心情是非常真挚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完全出自内心。东德邮票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画像十分传神，我读过好几本关于他俩的回忆录，深深被他们的友谊故事和崇高的革命情怀所感动。现代的许多小青年很难理解我们当年的那份真诚。周正谊先生与我年龄接近，他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一本正经地大声说：“林霏开的第一篇集邮文章，说明他在四十年前就是高扬主旋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我似乎可以听到在场年轻朋友内心的窃笑声。周先生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他们对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态度，往往是十分真诚的。可是，20 世纪末的社会状况变得如此复杂，四十年前充满感情的豪言壮语，现时在人群中只留下空洞的回响。也许只有我们这些过来人，永远珍视那一份真诚。稚拙简笔而成的第一篇集邮文章，至少为我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历史的足音。

“欣赏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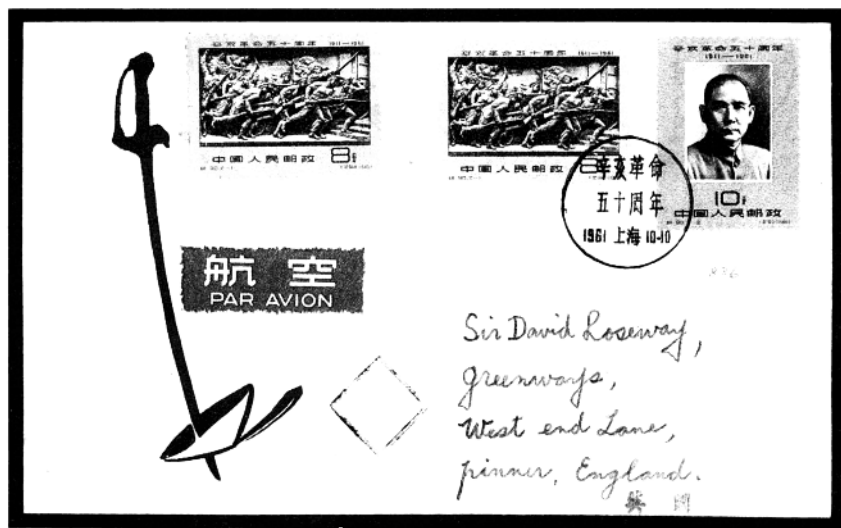
邮票“欣赏随笔”，这个专栏及其风格，可以说是我的创造。在60年代的《集邮》杂志上，我以林霏开、楚天舒、魏武鞭、桑垂露等笔名，经常发表“欣赏随笔”，有时一期杂志上有两篇。林霏开的名字，取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句子“日出而林霏开”；下两个笔名，斗胆用的是毛泽东诗词大气磅礴的词意；桑垂露这个女性化的名字，则完全是开玩笑。以三字变化的笔名写“欣赏随笔”，不过是我工作之余的一点消遣。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呼号 RADIO PEKING）工作。每天写稿政治性很强，经常报道第三世界国家元首的活动，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抨击，遣词造句不能有半点差迟。下班后精神松弛，常想玩玩文字游戏。新闻工作者没有不爱文学的。苏轼、欧阳修、司马迁那样的文采，在对非洲广播的三百字小评论中（汉字稿还要翻译成几十种外文），显然没有用处。业余写写邮票欣赏，可以使文笔在多方面不生锈。这是我开拓这种集邮文体的个人方面的原因。客观来看，我们国家的集邮活动逐步繁荣，除了介绍邮票的内容、相关知识和收集方法之外，从艺术角度，谈谈如何欣赏邮票的美，似乎也引起普遍的兴趣。我的文章的特点，是力求避免平铺直叙，喜欢用散文化的笔法，委婉曲折地把意趣点拨出来。有时仿佛离邮票远了，以至于有些仅仅对邮票本身有兴趣的人，觉得浪费篇幅。但是，当时在《集邮》杂志编辑部，一定有人挺喜欢我的文章，因此不断地为我提供版面。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喜欢我这种文体的人竟越来越多，真可谓“流毒甚广”。

60年代中国集邮公司发行首日封尚属初创时期，没有现在那么好的印刷条件。但是，设计独具匠心，时有妙笔生花、出人意料之作。记得我在“欣赏随笔”中夸过两种首日封：一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播四十周年纪念邮资封

是辛亥革命纪念邮票首日封，封图仅用墨笔一勾，画一把军刀，刺穿了地上一个清朝官员的红缨帽。如此言简意赅地点破了结束封建王朝的主题。另一是“桥”特种邮票首日封，画一位古人，站在江水阻隔的岸边叹息。我引用了李白的诗句，把首日封设计者的意蕴进一步引申开来。我觉得，好的邮票本身值得欣赏；好的首日封决不画蛇添足或狗尾续貂，也不是简单的人人可为的锦上添花，而是充满新意、琴瑟相和的再创造。可喜的是，事隔三十多年，我在1997年的一张报纸的集邮专版上，又看到引用我当年对辛亥革命首日封的评论。写作虽然清苦，有时候就得到这种安慰。见解如果确有道理，又被许多人所接受，它就能经住时间的磨练。文章使人的思想“外化”了，比人本身有更久的生命力。



辛亥革命 50 周年纪念邮票首日封

我虽然为《集邮》杂志写过许许多多稿子，但同编辑部只是邮件来往，几乎完全不认识那里的人。记得某年“十一”前，时逢大庆，编辑部来了一位清瘦而谦虚的先生，我在复兴门广电大厦门厅里会见了。我们坐在沙发里侃侃而谈。回想起来，我那时十分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也许会有些大言不惭。来的先生循循善诱，建议我写一篇综合回顾新中国邮票艺术成就的稿子。“嫩竹扁担挑千斤”，后来发表出来，我的文章居然跟在邮电部负责人的文章后面。他从政治内容上回顾新中国邮票的成就，而我从艺术形式上进行“总结”。这当